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葉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徇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審何人衆位一躬王同大理寺出位一步問與熊芝岡過來熊廷弼一躬就起廷弼言從田間起原議住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識見廣寧撫臣不守而并職恐山海有微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職任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解一躬投一招揭

又呼王廷撫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職在廣寧屢言大戰如經台先聽我的主意率大兵過河一戰成功河東寬大得戰河西地土窄小難以征戰且奴酋過河廣寧

危在旦夕、經台領西兵而來救援、職聽之歡喜不盡、不幸熊經略先來、次后竟然逃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弱、而通各侯堂審、

我師復新都縣○奢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晏爲官兵所挫、綏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巢、任知縣請萬三府入城、隨議進復桐梓、

湄潭賊降

按湄潭爲川貴險要、特有叛民王倫引賊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退至水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駐遵義湄潭一帶以守、惟重慶尚爲賊據耳、

起升張孔教李若珪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北虜大關
頭會須看

狀元文震孟授脩撰　榜眼傅冠　探花陳仁錫授編脩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覩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聳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為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為今之計必上下同心

如救焚拯溺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後一
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
書生茫無筭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
開列數款上瀆
聖聰中外臣工苟少有為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
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須者
皇上以臣等求去叠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
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
之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𦁠扉尺地千百歲舉終無

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有至二百餘萬

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

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殷鑒昭然

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

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

穀數千石今宜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

協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聯保甲為戎行固

分屯以安流民既可以散其勢又可以執其力是議之最上者

遠見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勑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
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設處即捐三
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
一帶遺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頻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
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
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肯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
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户角意氣使

明時病處干戈處處盜賊皆議論之流弊可不戒哉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識者先之令總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曉曉爲哉

一明職掌我　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令議者責臣以推諉望臣等以躬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擬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催也嘗告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

其法

日當完遵者敘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有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極言驛遞之害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爲民害而最可省惜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眞可恨

尤宜力行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俑廒職效尤雖屢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袞如充耳頊良鄉百姓詣　闕告苦訴窮眞可痛哭是何列在冠裳身受　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悸邊塵心逃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爲供給夫馬傳送還鄉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爹此一番之苦累乎頊

皇上不許晉淑忭之催兵眞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告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自眞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告病回家不得冐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用

此行十庫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叅治罷斥有不疑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　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今川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黔蜀逆酋一呼響應不可撲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爲亂又不止于二方况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粮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具供應袍服及賞夷叚疋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

停免索解首入

減省內府宣索

用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徵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使　恩出自　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仍亟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　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之安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爲末務臣等之所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爲最切耳臣等亦知與係　上供
事關内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辭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擔之爲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爲事勢急迫敢爲此言耳
欽定纂脩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温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

只恨弃虜
存之坐使
殘舍錯害

一快

賓錄正副總裁脩撰莊際昌編修賀逢聖林釺朱繼祚張冲檢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充纂脩官

登萊偵報

據正東副將王紹勳揭稱內言正月二十三日賓總兵借背英拱兆二處夷兵一隊與朝鮮將同府寧馬在寧遠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殺敗西虜寧將住民就趕過河東新帶弓箭鈴刀鐵捷留藥兩邊予就你把河東階了又從河西我穿嘆的選汝了我要與你廝殺有錦義前四路人民皆未曾剛廣寧富戶家屬早已搬住寧遠初三日逢子往右毛衛看報南十三站經過見山上人馬眾多就攻打一陣被山上石砲亂打墜傷二西王下錦帶禪住樓回

較血逆民

妻奚于讞
彥其疏所
以甘此慮
謂之甚可
謂之詐可
然公忠義
往生決不
有返通由
許之違于
邪奸讒惜
行而不一
滿懷以發
啟其腹耳

在畿外者，交揷兇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業，生儒准考試，發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舉龍奏為釋羣疑銷隱禍以固人心疏曰、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從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人，以為奴賊奸細已伏陛下宮中，一旦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流言入于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為而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劉于簡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　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已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萌此念况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積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固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爲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玩者而解之非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為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邇　禁近亟當令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皆其兄弟所為劉于湔原招明言李承芳約如禎內應。

陛下不誅如禎與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于崔文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萬幾勞瘁凡有疾病其症必虛雖至下賤醫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況于　至尊乎。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
復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益文昇素爲鄭氏
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致不如張差劉保明供主使
之人不同張差劉保並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
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
斨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
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悉紀法亦明天命迓神氣再振然後戰守之事次第

可行也事關安危大計臣東背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之罪不勝惶悚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升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一開杜茂等一開佟卜年科臣熊德陽當即發名付詭第奠等之一字開告詰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如斯而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當盲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孳杜茂一人如多孳我上本科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仰見我
皇上杜槩銷萌之慮至深遠也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若輩輸情勾夾明奸賣國中外共爲切齒凜凜三尺誰敢以私縱之但渠愚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發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蔽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葛藤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彌天之網得無徧地皆冕黨良民盡奸宄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寇未定流離轉徙載道而復重以奸細之猜疑緹騎之騷擾其何

以堪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之意于　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于樞臣亦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吻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其其設機搆穽別有難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鶴鳴為發奸而德陽為庇奸者乎我

國家慮患防微上以持　一人之紀綱下以司爲方之平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忠猷刻官旗傳言未的　聖明業已洞悉其誣而獨不可

諫官以知無不言爲盡職而公又何言其

以薄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漢淮南寢謀官何負于　國而一番降謫恐奸細未嘗斧鉞之誅而忠直先蒙驅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竇永塞言路宏開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悃怵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時以逃兵逃民俱不可用有監生柯仲炯足智多謀胸有武庫延納義勇使客吳文耀李一鳳等同心滅賊義氣感發可立致萬人就中簡選五千兼成一軍率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令聽調侯震暘謹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手

亘川大久
且老者在
以逆輸落
湖北論陸
之水後治
之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
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畝問事則夫錢根之利弊地
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覩今日之事雖土崩瓦
解業已見形然未常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
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
然逆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釀
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畿者宜議也滇黔
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輕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
而最重如臣鄉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近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也皆不得援也遙地聽聞易訛有司掊尅最慘而強梗易借口為名也原輕者本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蠲免楚中因有更照彪為照粮者而　恩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粮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為宜立號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粮雖煩一省有一省之頭緒兩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一號批次解用二號批三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
表時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職邑嘉
定縣瀏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
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辦之一邑
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竟之何地舉一項而別項可知舉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須非比鋪宮細布亦非并賞軍選布爲決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邑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三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詠求云爾近歲載入考成積逋無算海瀕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衆有司或未任而罰俸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　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

十庫宜折

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决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辦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鋪墊而執成例而無變計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貢稅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贓庫所儲

帑藏宜發

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祈禱齋醮出無度以爲穢物悉置不用

東南水利

神宗朝没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乂及管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向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馮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壁塌爲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充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嚴旨中飭令并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尋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吳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賦賦而秉耒耜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倍他省豈非震澤爲之輸灌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此議蘇松為湖一大事不准撫任之者亦且無言之者倚公千處乎訊豈矣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松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開濬以后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誌七郡之水無由宣瀉一遇春潦千里為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無資勢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責以百倍之重賦其能堪乎前按臣薛 曾特疏上 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為朝不謀夕

箕頭更羞

之計也夫叢批與剔滌矣滋舉而措之度無難事若言戕賊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璫不樂聞言發帑則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久贅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其愚惟

聖明自爲　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爲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

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跪下言職起問開復任經略原議任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字樣鄒都憲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將云提審三字又有確審字樣今竟然不理今今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抗旨如此反得罪于朝廷熊廷弼言職奉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廷弼相爭多時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衛暫時同到兵仙庵任一日職等上本請肯定奪部王云詩過王廷樵來王化貞跪下言職昔自加一言雖盡爾取一捎投上部王云公必須還有在朝刻班之日一一吟而散

事吻必要到此自諳沼欲見了許多口舌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候聽問熊廷弼請自詣詔獄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藉祇緣王化貞張鶴鳴等造揑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藉具疏請達蒙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日中府十三道十三司大理寺屬官會問職但爲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

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欽差贊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赴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矣

廣寧言東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又二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凡亦設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時昔榮肥哉故爲京邊耶所以爲鄉井古人所謂以保富貴之心矣 君顯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而科臣侯震暘疏薦部臣沈榮若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 天聽臣非不知相度時勢揣量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之子得効涓涘顧臣生平少學尤可待時而疲癃之士奈

不刻之語

足爲前字
征事治人
近氣

卑薄之邊墻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令勞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覆掛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櫜鞬斯誠曠古之希迹絶亦當世之拓招也第臣學
有淵源行無虛飾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謹一介無間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戰守莫如銃
台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法之病是傷人攻方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詠匠也非臣所敢承臣今既瀝 簡命本欲表

實才佳才之息與下古相為照耀

心豈敢復憚勞憚險惟是既不受官又無專執不過為謀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銅或鉄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粮數某多某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若言之而不當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逡巡苟且糜俸冐差以干悞

國之罰也草野賤臣先布朴悃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麗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濬海遐陬悉耀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illegible]恤業蒙恤而大半未恤者臣舉舉言之以各省查核未到乃令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觀其子若孫重繭而、、、、、、、、、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隱塵埃齒寃精鬼肅風霜之氣猶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一往不返　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鵷髮蕭蕭以資多出諸臣之先而非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靦顏豁其上眞堪愧死愛才憐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體遺佚之一道也余忽以其老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寘置一古器坐客改容何獨用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巳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察滿　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錮夫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經臣所聞如胡桂芳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㴲奎吳亮嗣吳良甫吳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秦一揆麻僖王時熙陳亡一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也諸臣各任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觸世網、便爾沉淪、則諸臣不恕之過也、或者援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瑕瑜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再捏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倒一開、壞國令典、不知在人真贋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乘、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直是真非直道而行至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　因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勵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總為

欽制中有
此浙人使
不填旺方
之乏而

皇上沒者恤錄存者召用之　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鹿性善走伎伎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晚愚陋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起只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稽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覩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譴諸臣皆已錄用山川流落者瞻天日而會風雲蓋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邊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寒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史之編、此日青山、頓返還轅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萬目發眦、拔驂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復于雷霆、計有補裨、位當遐乎駑騖、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幹、而宜急為徵用者也、

經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審得當、奴酋之猖獗也、遼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況兩人願以豪杰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其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鬬一場掌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迯山迯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爭長競短強生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隻手撑持入閱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亦是公論不然無以服化貞之心

是是

公論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使倆巳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皆兵鼙鼓鉄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之躡其後而驚竄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　國之心而無謀　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巳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纔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以入都之

只當持此不勝知何役又皆戰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劒賜蔘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森知。副此千載一時之盛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微有控扼山海之　有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邾微有可覷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非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悉等閒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督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爲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乎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末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戰潰亂。或堅壁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笑於天下乎。即有蓋世之氣。料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般、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讀蘇軾刑賞論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開一條之路

留此等清議于人間如懸堂律令使人不敢輕犯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 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内地震驚、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爲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内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憝、懇乞 明速正典
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開朝寀偭
皇祖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遽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可疑、攷覘即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 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併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併直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勑自裁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閤門廝蒭以待司寇議之決也而乃宴然
傲然含吾支辨至滿刎攻可灼僅栗四糟調理豈以巳實
蒋灼恐與同罪夫巳與可灼可愛而
皇上反可恐乎又豈以巳實爲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
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
否乎臣以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
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
直書云方從哲進紅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欲立 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 貴妃寵幸数十年
皇祖英明絶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曰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覩禮部疏云
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
道力責貴成而貴成上章請免幾何不談立 皇后貽禍
宗廟 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漠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以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已
任其思無所伏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巳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降周主宋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列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此降王遜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盭實乃呪咀　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之議、夫選侍宮中、
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
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忠隔晚乘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
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慨慷
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　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後、從哲濡進不肯
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
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摑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與
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恐　冲主之提挈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愼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可爲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及從深維不能爲解者也職在禮言禮每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替戰責　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于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　社稷之大禍患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悉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摘華間一二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二可生者職亦不敢深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咸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充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戢知

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宜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又贍能多機、傾赫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牽裾之義、不克憑城憑社之虞、今諒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癰疽不决，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决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破壞邊事，窮兇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斵棺鞭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極惡。然 朝廷不能誅，而至斷頭註槊，千古人心，尤有遺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弑逆顯形，又林甫輩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爲一誅，而徒使人心忿恨，如蓄燃薪，如壅大川。夫奴酋鷹食，肩迫郊關，土賊跳梁，禍延兩省，勢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爲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醫藥可禳却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弑逆哉

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淆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殉國而坐管挫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針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叫 帝閽發抒積誠祇緣兩足癈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擬
皇上大孝宏仁追蹤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
皇祖 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攀
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
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
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
即重治其心焉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
雛腐鼠之身也其于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
長蛇之身也其于 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殉
國脈嘗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嗷嗷之口耶，職誠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愼，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孫賓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

債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常寺卿陳于廷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何杲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顧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崔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馮逢皋馮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燝陸獻明鄒伏宣李曰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貴等共

立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督臣王象乾　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奴賊情形報西虜情形多恐其不的一緊不取人報據朶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內齊大歹青力煖兔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倫那彥不剌虎台吉台那顏特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即素又竿哈喇嗤等前後報稱大部落遼左全失恐領賞無處出謀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勢然而欲與奴賊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沒藩籬盡撤器甲兵馬盡委而責奴關上雖兵馬稍集然散亂無紀叢聚未練一墻之外便為虜騎冲突之地沿邊千里無處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口隘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僅無賞西虜為第一緊要着數不待智者而知也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名為非奴而實為挾賞督臣同職委代管山石道監軍奉議

那演言總督廣寧寧前虜賞錢糧委寧前道副使張應吾專督廣寧寧前虜賞貨物委同知華崇督寧前撫賞委副將王牧民游擊張定都司關守信名色守備婁東正名色千總郝興宗黃應節通官王朝宗王擒胡尹來春李貴擺賽出入虜營往來傳宣皆得諳夷情通曉夷語明察熟事講析合宜委叅僧王喇嘛并伊徒弟副喇嘛揚喇嘛精通經典熟諫虜情諳虜酋哲腰拜頂禮于中翰以禍福號以祀禍虜人信服化逆講析經略尚書王在晉到任後督臣同職詳遠撫夷情節經臣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但虜人犬羊其欲無厭當此新喪地之後萬無拒絕之理其勢必出于撫蓋萬不得已之勢也照得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朶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祖宗規模設立原吾彼利歲賞給就籠索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兔憨炒花宰賽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藉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寧遠前所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粮無人敢取此皆以拋荒之故也督臣與職議不如賞虜違日各虜運粮至關與百姓糴貴換布關上粮賞虜利其布百姓利其暖[illegible]為所便各堡尚有邊銃令人[illegible]取[illegible]虜獲送載回大砲

九十二位寧遠去覺華島陸路二十里衆虜捲砲直送
至海邊船上一時劫賺若可訓養而夷性無常難保無
虞臣雖曾在臨鞏道防松山賀蘭西海之虜彼處原土
戰未從撫夷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
虜祖宗俱曾撫賞督臣發宣諭帖于數十道虜皆加額
叩拜痛哭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綸肌浹髓之衆撫之
亦似可籠絡縻臣初受事虜情輕重換賞厚薄明于指
業諸虜相傳胥為傾服賊不過從前惟恭受虔而已然
撫夷之中有大難下手處大難結局處有邊臣所不敢
言廷臣所不能知拒臣視之為不武計臣視之為浪費
言臣視之為異府者臣敢一一剖析明白陳之除須賞
有定數不關外虜將到邊只有牛羊哭布米麵米酒之
實名曰迎風至邊口侯不賞亦如迎風名日週夜到齊
賞亦如迎風名曰祭旗虜差數人或數十人或差一人
講話或報某事報某警頭緒正多嗇賞米麵酒肉果品
名叩哭食以上各項賞費更倍于領賞却原不在領詳
經費之數之內費屢扭云那東借西軍糧明扣百姓明
幫上隱忍而不敢發下含怒而不敢言少有稷纍一有
風聞朝議即以一切文法隨其後邊事之壞多由于此
莫非丑費何獨邊臣畏此纍若也計其費與以金遼之

領餉、領賞、新餉節之數、計之、用之山海薊門、并用之撫夷
粹有餘餉也、而又不爲節著空名、減其加派、以貽害邊
事此一定之籌、不必再計、又須督臣暫住山海月餘、方
可定也、各邊既靜、然後一意戰守、漸圖恢復、如誰以有
觀之意見、掣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
必不可爲、而禍且及于宗社矣、

輕齎和店稅○清查侍衛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
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熱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囂頑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一本進

有本之學 眇儒之言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爲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
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欲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
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
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聞
先帝以堯舜望　皇上以輔
皇上爲堯舜囑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覩
皇上法 祖敬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徽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
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肯要條為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道是以定 聖志先定夫堯舜
所以為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商

湯周文王數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漓耳目未感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蠻夷猾夏其患非少於今也堯能咨嗟儆戒與其臣撥亂而興治其效至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沖聖之定志明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斂宮闈 宴閒之地常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 聖學從此始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焉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耳舜復推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首揭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繹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為心累是故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禍機兆矣故曰危人心既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一也一則澄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顧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詳揀別越乎人心之際推是戒慎恐懼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堯舜至湯至文王至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說在大學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爲萬古一宗之學聖王莫之能逆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乃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三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凜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
動日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
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
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間知之統
皇上直繼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　聖主焦勞公卿孫謀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撫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寔由臣子怠荒廢弛積玩釀禍之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做戒無虞之意夫惟　天子勤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步虜哉此所謂折衝于樽俎制勝于　廟堂又號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時四月念七日酉刻也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者屋瓦磧俱碎草木禾稼毀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變下令省修

吏部題補沈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賻恤死節之臣奏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等、查照近例給卹、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千戶、顧美等、敘恤有差、

按張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為青衿、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孝之事、迨其舉鄉貢、尤侯徒朔以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既謁選、得縣令遂走巴蜀、一家相隨喫蔬茹菜、常祿豚盡不持一文歸家、常帶三箸巳纂、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能談述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當藍酋之變、其時振德亦出赫闖、急趨還邑、纔三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媳顧氏次子張與及其女淑姿淑慶北向羅拜、盡投烈焰、其時童僕嚴英顧奕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激憤同時殉死、止長子張[illegible]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出之際，象牀房難，則當郡邑奔竄之時，其用苟且偷生之計，而振德能挺然自異，矢志殉節，至于舉宗投繯，如一轍，此真疾風中之勁草，而末流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際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速

發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愼行一疏令人神骨爲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獄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併併綠野狐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勑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俱當各遵程限亟完大典晉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潅官勇出征疏畧曰、臣　數千里奬率忠勇効力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已該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收管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　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潅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　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職非好爲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葢看詳章奏乃閣臣第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暗而不言無論非同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　廷遣經略時職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着落且視流而氣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祗取怒然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部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睥睨而既危也蓋東西交訌禍起于遼遠之失者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權餉多監軍多將領多率天下而路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之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禍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甚于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蕩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僅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酖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治亂關頭
朝野禍出

五月己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熯旱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即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冰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嘗考天占盛陽雨

氷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曾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迫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衷楷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厲修省遣官祭告列今當奴虜交訌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謂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内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覩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卽元氣俱爲協應內藏一補則外憂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卽遺怨懟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重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俊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以耽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全無徒思縋絡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哭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矣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

以訴辱之餘自甘頹耗郎此行徑豈復能伸肩昂首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吁避歲領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課之以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亦投諸呵陛下數日之內叠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条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揣是

皇上之震叠為左右之機鋒。

皇上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蓋上之厭溥愈深則下之猜度轉滋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衆一動盡可煬灶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潛影之逼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勅在

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暗服便大
盡於身

奏外庭嘖嘖咸謂奧寂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　臣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睨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也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勤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平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
親

對人隱幽
郤件不恨
切心鹽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隋于共說必且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密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銜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嫌忌離間之漸起于蜚譖讒搆之端生於長舌其爲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西再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綱之弃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條既搆此爲新題宵人遂雜附以憎語噴血之口任旁吐而不悛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焉先曾論韓琦不問幸災任福之敗宋郊曾劾仲淹不問窮追元昊之書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十載上下復萌舊心丁樂羊之謗書再濺滿于李膺之代竹鬼神雖今此陰象之在上絲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耳何必遠稽之天而臣竊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皇上明示臣等即與剖判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即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聖德感通自當立爲旋轉即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肩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未嘗勤惕自克待旦而
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視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
惕因圖政事當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進明立見施行又嘗
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舉此亦聖人警心惕
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 臣 于羣陰方盛變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體

天意仰祈

聖祖下採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可謂一過但有快感讀之整而入未直攻以後世議論絕徑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臣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情緣、厭靡于習套、營惑于奸詐、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賞不爲勸、罰不爲威矣。然而遇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爲

大不平事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脈者也獨恨慷慨死事之諸臣平日不蒙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爲受殊恩負衆望肩失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寵樹威張機設阱傾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國業知其僨轅而猶且于城倚之心膂寄之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卽有秉忠郵死之典亦視爲文具也今欲以風厲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數言也

孫乎臣以爲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盛竭之候也一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正一世之氣有屯有變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而臣等耳目之司充廷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蔓而摘者後有今此之連茹而升則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卹錄若將買千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來與鋤違何

恭繹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者正諸則處而開曹之旁嚣則不處愛與憎幷何以持权衡乎夫人臣生逢

明聖因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履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斷斷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斤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恪暘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仰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反得雨雹之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視穡除之虐更甚而陰戾之氣橫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屢辱于醜夷此何如鬱抑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晦蒙乎以鬚眉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媟昵乎以簪裳煬灶之奸

而托之乎奉公潔己此何如壅蔽乎似皆陰脅陽之徵也

而法家拂士能爲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爲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

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爲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

之飾怒罰始足爲威人人爲

公家用而不爲私門用人人爲邊疆謀而不爲身家謀于

以轉離爲合化弱爲强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居

民義不臣賊被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横之客也其忠

假哉

魂怨氣亦有以下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爲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聞其果有勇略當時者急欲識其人使當催取來京

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 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爲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在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救人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子者揭標准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釐請卹之

恩卹宜核

恩卹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慂賄賂即隨得至以名器為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玩將宜治

貫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

兵餉宜急

兵餉之支移與各部之註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遁無可躭延而且公然閣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

營兵宜練

京營之軍已副三總兵分練乃

詳明懇切即使賈長沙復生恐不能加一疑危之詞予其上

數月以來不問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不如無設也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焰萬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宗社其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而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荆棘是慮而臣蒿目國勢腐心時艱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晏寧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閫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死繼之可也乃持劍衣蟒者聞先聲而瞀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兎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逃復用而桑榆收衜哆哆高談
若自比于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寧死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戮力疆場斬將搴旗也乃統
矜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逆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遁者遵義把總捕血締盟列營露

尔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五六三迸將匿影埋形莫踪緝
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求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輪栗殷不敢言病食不下咽嚼指示
信者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
惟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啻鯨吞而
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
邇者登萊西丁十有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自
書持梃聲擲楊豢將之門彩屋操囊莫敢誰何
佯殺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筆無叛志食槐葉藁節士無二心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項閑經臣疏稱逆難人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乃處救焚拯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將令趕趕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今投石超距安在終日講器械今蒭蘢斷竣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即奉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意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即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即來也諺云虺蛇終日不噬則嚙草木以埋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即來正蓄萬全圖大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固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已也可爲痛哭者將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迫于追呼剜心醫眼嘆溫飽之無時糶穀賣絲嘆身
家之俱困斯民鞅鞅蹙額無措怨讟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願天下太平而煢煢黎庶咸胥暴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曠
日語難或呼朋引類而橫行閭閻或潛往潛來而盟結死
友或捏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救樂則劫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固懷乘機伺
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黃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
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

一聞訛言舉國若驚。父謀之于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欲亟案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生，將捆載而行，將象齒因以躬焚。槖槖纍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澤間有掘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朒矣，軍心驕悍矣，民心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無足恃也。儻天未厭亂，以奴不悔禍，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楚兵，鈍刃不可以截肉，僨帥市兒不可以禦強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逆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寮卒鼓譟不法者可緩市朝
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佈中外明示加派期坐
國賦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又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幺麼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衆者即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聳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紹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効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為此也至當事諸臣亦應切同舟之誼馳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狥情好勿空言觭聽勿目前塞責惟是剖心瀝膽泣血枕戈期必滌掃奴氛而後已近如四川巡按張論遣善飛石者徐成等三人入都為

國血誠備極苦心業徼

旨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資斧不充寄食於都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渡河笑曰南朝可為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宵旦經營使

忠言杜郎垂永芳談昭時之名疏也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宜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算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天地為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為
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壅
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朕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為兢兢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發帑用人蠲征起廢無不隨請隨下媲美
二祖天下稱為中興今主乃始未嘗不虛受而今漸厭斁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拒顯禁
者矣部院按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
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
以言爲戒何也豈止輦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
唐宗哉亦建議票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
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
擬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齊諸臣又清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明之亦易傷于峭

勵而失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咎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爲逆耳之

資壤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爲三説以預儀當事之臣

共成納言之美可乎

一曰立議忌于煩囂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棄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

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

之如已言矣奚俟更端以煩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再聽之如已行矣又奚事掇拾以塞責耶毋見勃服持白
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開各爭
鳴之喙呶呶然非樹巳之援則拾人之唾耳可乙否此是
彼非令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即如
熊廷弼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紛然無已何耶頃讞案呈矣如山莫移
似可無言乃　臣　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藏有變局恐異日交射
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被用是多猜之亂覼耶

最便法

臣以爲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爲衆

朝臣工可共知共議者不妨會仝連名六科仝爲一疏十三道仝爲一疏或科與道各爲一疏或科與道共爲一疏旣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倘

俞旨不得仍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許有刺鮮然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公事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掣議論歸一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禁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宰執所以平章軍國從其首鼠兩可而奉古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平時且不可爲訓况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屡催于中外人心洶洶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于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已徃騎墻占風之私情。即如近日應决之

奸宄。塡滿獄中。無名之縻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

台之瓜。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

中旨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鬱中外磨嵩之公憤。此皆輔

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

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弃矣。自今以往。臣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爲担當。有必當奏議者。照

旨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乘

朝共以爲可而我以見其爲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一

筆批煞即宮府危疑之情廷人駭爲不敢齒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諭臣懼爲不敢返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且勒之以奏報

朝廷不須兩可之部臣僚有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世之請一

青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

于曰覆議忠于恇扶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箝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喙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案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牧求芻
豈異人任何年來大謬不然也顧惜推而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僨兩可以

寒責若疏中之意義有路輒高束以莫聞

皇上試檢御極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即嚴旨竊責之章奏有實貴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遺遛風濤竟借海名以掩貪何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弛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公衆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為倚閣勿畏人之議吾之後而故為覲望勿慮摘官諸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需議者即議可覆者即
覆大家放下冷面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
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
疏嘔盡心血句句救時急着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
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討銷叅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政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芻鏤孰敢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雹霾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洊怒以湜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囹圄肘腋之奸連袵比肩而不速除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諉之甚共視囹圄肘腋之奸賄屬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是肅殺之象以示不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尾而撩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冊陛郎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勑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及急緩而爲明
非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淸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這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瑣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鐘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一聞虜儆望風遠遁此婦人而猶

屑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孔也前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

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而胡家楨亦旣

聞且見之矣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况兩人素以才名自負

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迯臣得

免衆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

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誅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廷弼之推轂兩人復覥顏仕遼白骨

再回報

恩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過預蓄一駿蹄以爲生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儆惴焉急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佐一人以滑拔尽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不知他年何面目見邪佐於地下邪、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耶也以彼其材甘作淫奔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曬友何爲可輩反稱之爲忠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令開局修史、當爲五人同立一傳、直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耻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 臣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此時當國者能無愧汗否

也一逃且戮庸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首禍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狡焉思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強胡敵手李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兵者也誰秉國成而畀以軍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為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為機穽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變起倉卒屠城如刈草菅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知己知彼堅壁固閉猶不失為中策乃紅旗一二催而二三萬

無辜赤子，利鏃穿鼻，白刃刺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大勢一潰，勉城隳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即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藉口兵難遥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彼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貲賄之。維翰喪師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覩危避爲金穴，倚署道爲壟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即攫取官帑一節，贓私狼藉，是胠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强胡壓境，而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鑒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并城借一能隻手以抗虜乎既開門而佯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畧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豫之道以懼勝也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鴟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襲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過當

憐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又藤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違之而非可違飛鳥有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長而又雜之以奔卒也恭之以　恩則玩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墻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在在顛危馭桿抗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棄馬匹

字字斷腸
言言下淚

俱已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氈土腥風灌莽滿骷髏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祈寒千間茅舍破壞棚塌曾無土壁草料與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闔上皆浮寓之民人家久已遠避闔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强餒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罄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墻倚墻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洸漭連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檕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今蕭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溫州臣不敢頤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脉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邐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枕之綠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馮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斷爲兩刀扠喜嶺蜿蜒綿亘縈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决拾矢達城堞登嶺下瞷一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

之便十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战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爲衝邊絕塞者豈眞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而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但計費正鉅而民夫當用數百人夫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金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乎

畿輔之地蓟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避有汗漫不及收之勢况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增卑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懾斬溫禺以釁鼓血郅支以染鍔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攖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身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為重臣敢不控聞

宸聰為先時內備之計所為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徒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成禍　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軍起攜貳之心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

士從之彼為趨利此為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苦邊寨之危者乎有不厭長安之漸備而就邊隘之九錢

及四錢五分之例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爲一求

增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召兵爲之嚆矢也添一官

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蔽一經

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祗奔波驛馬令旂令箭

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狐鷽之燄體愈峻而愈藏兎

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繇而

鑒潰離之檄蚊聚烏合之兵即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奚

奚以爲劉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賜胥文桁骨亟宜令徧處搜拔鋤弭萌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面獸心妖言罷技暗中結構挑楚兵之急走致西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羣情恂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當嚴緝奸之策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求危邊之一線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充廷百僚布置我

皇上冲歲勵精臨御不暇於凡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此疏痛醒可以針人心之痼疣淌空藥石平容精捨

提如轉圜詞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空懸章程不飭綜綸之柄旁移次序之規漸替朝講秖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越俎而滋生紳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厥任事之心內外大小之間相胥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之餙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感慨遭時安敢默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我備不爲不多征兵不爲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逆酋有役鬼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奴所以犯

我者着着皆實我所以禦奴者着着皆虛也試觀奴之謀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爲奴效死力者乎而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銳實實欲制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爲實而無釆虛名非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爲借者藉口韜鈐妄談象緯皮相之輩駭爲孫吳復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薦百十餘員淺夫因之而納賄深人假之以恃權窺利而進見敵而靡如是以爲將帥即加雨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者爲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選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兕之用自催符者多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揀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胃破難稽貫籍之兵簪擅於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擄最酷而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爲二東隱憂如是以爲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藝以用之對壘者爲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爲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右騎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華命中爲奇今教場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承刀悉索之徒充選鬪有偷關之誚遂挾衆囂凌甘心斥逐

前日闘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爲實而無務淫巧稽火器人便攻打者無如鳥嘴佛郎百子等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爲猛烈可用而好奇者增飾爲火鳶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類非不炫燿睹聞不知制愈巧用愈艱反致悞事彼身不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爲售用之地未見妝尺寸之效也營陣以裨於衝突者爲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自操奇之秘不傳而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迭股法乃厭棄勿習而竊襲紛李荃之僞演托於八翼六

花五行生尅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家背嵬敎以低頭砍殺仰兀酋鐵騎止令親兵督戰未開有奇巧陣法炫人觀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飭究且兵未見敵而先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闔門之扨言守一切城塹不設濠陷不挑究且賊未臨城而先奔矣此因前輩之膏肓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圖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良必得桂附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譁則逃何可一日無法　原　愚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傳聞者殊疾也法行自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猷表一葵而望景者自端也今

恭毅之下拆廟拆屋之咒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銷各兵之在途在邊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逃紳逃弁之逮繫纍纍是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大若小者不以偷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劑有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痼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朮附效亦猶是也　原　以禦虜諸寇者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耳伏乞
皇上赫然震勵大奮乾剛
嚴勑大小當事諸臣變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爲懍懍寧直晝關爲守於以恢疆掃冗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要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侍奉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揄關溢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災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歷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曰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掇拾煩瑣無補
緩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為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逆事降調今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逆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卿為輔弼元臣朕嘉稱膽不難轉圜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西山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山草妖書三十二篇皆妄言國運至丁氣數一篇尤為大逆不道以此流播搖惑人心謀為不軌一時省城流言突起附耳偶語箭𥳑紛紛士民惶悚旋有移居出城避禍者副臺房公壯麗設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黨與嵛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肘腋之隱奸莫大奠于盤石勳亂之累偉矣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困省城

兵部奏議宣達

聖言共襄撻伐以張聲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登萊經畧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 其揭為運艘回津順齎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毛文龍寄命朝鮮潛踪海島因虎難鬪飛鳥難依臣部向議發闗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急誠憐之也已而闗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勒期渡海竊爲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其不意擣其虛而擊其怠或以得志于奴乃踰輸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蓮標委官陳汝明備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朝鮮一彈丸之屬國耳四封之布至所出幾何而使之戰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丐衣食于外國則臣又不忍惟有急呼餉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一當此軍興缺乏臣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淮兵見在登萊堪以即發外今當天常屢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部再發糧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勑工部給以火藥火罐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庶
各兵衣食不乏而罐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懷
報
主條議方略尤徵壯猷即授總兵職銜
頒給
勑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敵大蒲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允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奏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會首徐子雨楊子雲兄弟各倡異教較射爭鬬皆爲打傷今二犯就擒尚有餘黨未散等情十二日又據該道呈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太張世佩等聚衆千人左右大營札營本州并鉅野縣武軍諸大千餘人將營圍住李太等各持鎗刀拒捕即將李太并佛頭張世佩等五十六人當即捉獲身邊搜出紙人四千張符印八金剛趙來一包云鞋一雙到州其餘四散逃走卜四卧又據該道呈據鉅野縣報白蓮教首徐鴻儒號數千人徑闖魏家庄又據鄆縣據稱白蓮教黨一千人自餘人前來本縣梁家樓崗當今捕官督統馬快民壯擒拏勢甚兇勇不敢向近距縣僅二十里急在洪眉等因又據曹州報稱探得白蓮教首徐鴻儒坐入人騎在卜家屯殺一豬一羊以祭刀往梁山取齊同山西第弟兄自兄弟不知數目同行約至梁山背下婦人數以方言交戰緣由到職職聞報即委都司廖棟領鋒

營馬步兵三千名臨清署事都司彭修盟領兵一千德
州遊擊張協領兵一千名刻期赴鄆城鉅野二處合力
勦捕但省賊距野鄆城五百餘里臨德二州鉅野鄆城
七百餘里未能旦夕猝至又據兗西兗東濟寧東昌東
兗五道統各道營兵并沙濟守備王文樺各州縣鄉兵
先就近防勦外職復思白蓮教爲首逆黨有限鄉村愚
民悞被協從者實多師一與玉石俱焚恐干天地之和
隨差官持長柄白牌開示禍福諭二次又人發告示
曉諭二次止誅首惡以驅逆黨孫出首解散者俱准免
究不法官兵安插去後徐鴻儒下文登原係鄆城鉅野
之界首人因與梧捕會剏情結黨先占梁家樓十三日
巳時搶進鄆城縣探知縣俞于翼逃到坟上與史俞公
了被害初賊到城下四門舉火城中亦舉火滿街俱是
賊紅巾的殺人即時將南門開了不我一點氣从是當
職捐房而走徹日有是哉逵庶之復轍也近日東氛未
有人情洶洶民無固志臣已慮及于此二月餘奏城守
一疏者有可保守城池嚴明賞罰帖今不啻再三不意
該縣之有城如適履也夫門蓮林挺二教處處有之而
曾幾為其所銷二教爭勝聚泉援損有司不得不行緝
捕二州縣共擒百餘名遂成騎虎之勢始而圖庇院鑑

而陷城池，賊勢雖重，我力非寡，惟竭力拒守，賊能降超飛渡。無奈俞子翼之不然也，微報日聞，不知豫備，罪之一也。城夫陷，占不令守埤，罪之二也。逆黨攔城，不知知覺，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束手無措，罪之四也。弃城逃去，并不顧，罪之五也。總之律以失陷城池，其何辭。但本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被殺，未知虛實，亦于罪難姑貸耳。陷城之後，劫獄搶庫，殺掠人口，候今明續報外。惟失城已真，事體重大，敢一日而少緩哉。俟職會同總理河道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陳參，伏乞

勅下兵部復議上請，嚴加查勘施行，迎之知縣俞子翼已經職等提問究報外，所遺員缺，作速銓補。至白蓮教黨敢于倡亂也，不因饑荒，不為催科斂，緣久蓄異謀，遂爾肆橫逆，天滅理，罪大惡極。臣等督發三營大兵，並合五道中上分路兼進，齊心合力，賊在城則坐困，賊入山則追勦，釜底魚游，何難即滅，不敢以賊貽

君父憂也。若職明不能以燭遠，智不足以防奸，異致倡亂，撫綏之義何在；城池失守，安懷之責奚辭。時方討賊，恐涉規避，少俟事平之日，自劾求罷。統乞

聖明

鑒察。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擬捷奏曰逆賊樊龍盤踞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會父子虎視瀘納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緊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納之逆會勢如發蒙振落不耆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大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本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扎十七大營宿以精兵數萬其為謀亦狡且秘矣我兵前此渡江而南者一以力防下游一以密圖夾攻悉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穩據兩路堵截固守

使賊首糧食之路斷絕而應援之兵難來必成擒矣再
是總理四川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
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毛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攻
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幾入其壘二十四日黎明杜文
煥率領親丁及毛兵并參將楊克順等兵直衝賊營石
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遶出賊後賊督兵五千出
戰杜文煥指揮衆兵奮勇前去賊衆大敗入佛圖關下
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浮滿兩岸俱平賊營二十餘寨一
時俱空自渝城有變以來未有創賊之盛如斯日者也
二十五日部行督兵攻賊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判官
陞河南新鄭知縣胡年表報甲賊于二○所辦分布河南
北兩路溪汁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
士旂手領兵徑取佛圖關二十三日督令宣撫司女將
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翼明該良佐等併力
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
一鼓奪關賊兵大敗逃竄至城下俘斬甚多俟查明另
報一二日內即可擒
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挺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癲、輕輕轉語、贊以點猾眼目、顯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欲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戮或謫，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粉塗，持梃奸謀，一筆抹盡，即

論方輔

先帝亦用之太平天下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
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
司
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
催亦止為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
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
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

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

也

時會奏未上先纘先有此揭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疏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曾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竟問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
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進來、可灼
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臼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illegible]心[illegible]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次
早卯刻
上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若有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多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 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搬移矣回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衆卿具疏臣 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 二人無他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御史張愼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嫡處傾城、
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疢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覬玉大去、賄賂近侍、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言、何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辛相、爲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卽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肩而發之
左袒矣
浙江道甘彩遵
上疏曰臣 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冊蓋爲禮臣孫慎行
疏參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益盛
移三宮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仲羣疑天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 在河東巡塩未躬逢一切鼎革大
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豈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
進紅丸一事果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矛自有耳目即為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為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掌官所謂即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為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閣其入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臼窩中
尋兎兒琦方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玆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底定大逆乃以袞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祖說未必從哲肯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軌之謀逞闖宮之一擧罪誠大逆天當
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族外
戚去愛

妃廢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之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伏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停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諡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為數年不了之局或
倖或遺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鄙悠
悠富貴議既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
以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
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啟我
皇上平滑之事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為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論方并論
黄本兵

事姑待千秋史筆也臣愚拙無私處衆無視直布其不敢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册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侵月奸弊百出于是部科議移咨各省直備造青册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互相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踰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
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
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
此時從哲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教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囘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究責如是夫賞金

可談曰

皇上而票囘籍調理亦可談乎蘇前則逆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

弑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

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樞

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為豈
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
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干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癸有張差持梃闖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延元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了廷元一案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眞信爲風癲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

癲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過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賛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
乎臺臣馬逄皐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爲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兩朝從信錄卷十三終